

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和凯迪克大奖获得者

罗伯特·罗素作品集

兔子坡

Rabbit Hill

【美】罗伯特·罗素 著

陈薇薇 译



TU ZI PO

兔子坡

【美】罗伯特·罗素 著
陈薇薇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兔子坡 / (美) 罗素 (Lawson, R.) 著; 陈薇薇译

— 合肥: 安徽教育出版社, 2013.7

(罗伯特·罗素作品集)

ISBN 978-7-5336-7590-5

I. ①兔… II. ①罗… ②陈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美国—
现代 IV. ①I712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41953号

书 名: 兔子坡

作者: (美) 罗伯特·罗素

译者: 陈薇薇

出版人: 郑可

选题策划: 阿卡狄亚

封面设计: 薛芳 张正文

项目统筹: 鲁金良

责任编辑: 孙婷婷

特约编辑: 向琳君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教育出版社 <http://www.ahep.com.cn>

(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398号, 邮编230601)

营销部电话: (0551) 3683010, 3683011, 3683015

印 刷: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: 0539-2925659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)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 印 张: 7 字 数: 70千字

版 次: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36-7590-5

定 价: 16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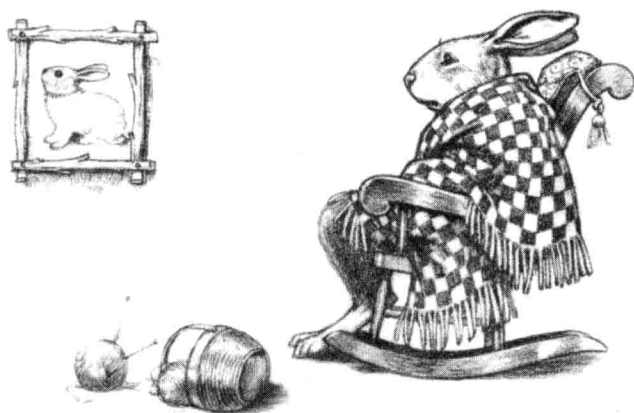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前言

-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|
| 1. 新人家要来啦 | 1 |
| 2. 兔子老妈的担忧 | 15 |
| 3. 小乔奇和他的歌 | 22 |
| 4. 阿纳尔达斯叔公 | 36 |
| 5. 固执己见的波奇 | 45 |
| 6. 搬家车 | 51 |
| 7. 令人费解的书呆子 | 56 |
| 8. 威利的倒霉夜 | 66 |
| 9. 分享之夜 | 73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|
| 10. 愁云密布的兔子坡 | 80 |
| 11. 恐慌和争吵 | 88 |
| 12. 大家一起来分享 | 95 |





1. 新人家要来啦

整个山头都沸腾了，大家伙儿兴奋极了。吱吱吱，喳喳喳，
窸窸窣窣——到处都能听到动物们在兴奋地谈论着这一天的好消息——“新人家要来啦！”



小兔子乔奇一路飞奔，跌跌撞撞地冲进兔子洞。虽然已经是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可他还是迫不及待地想要把这个喜讯告诉家里人。

“新人家要来啦！”他嚷道，“新人家要搬来啦！妈妈，爸爸，新人家要搬到大房子里啦！”

兔子老妈这会儿正在炖汤呢，她拿着大勺子在那锅稀得见底的汤里搅拌了一下。听到儿子的嚷嚷声后，兔子老妈抬起头：“哦，终于有新人家要搬进大房子了，早就该有人搬进去了。真希望这户人家能种点蔬菜粮食什么的，可别像之前那家人一样好吃懒做。都三年啦，这地方就是找不出个像样的菜园子。一到冬天，我们就找不到足够的食物来过冬。去年冬天实在是糟糕透顶。现在我正愁怎样才能熬过这个冬天呢，如果他们不种些蔬菜粮食的话，这日子可真是没法过下去了。能找到的食物越来越少，除了十字路口那个胖子家的菜园之外，其他地方一丁点儿食物都找不到了。可偏偏那胖子还养了几条恶狗，去到那里还得横穿吓死人的布莱克路，一天至少得来回两趟吧。不到万不得已，我可真不想去那儿啊。该怎么办啊，这可如何是好啊。”兔子老妈忧心忡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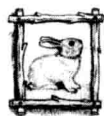
兔子老爸忍不住了：“我说亲爱的，别老唉声叹气了，你就不能往好的方面想想嘛。这次乔奇带来的说不定就是个好消息呢，从今往后，这里将变得比以前更加富饶，我们也能够衣食无忧。或许我该出门去转悠一圈，再跟邻里街坊打听一下，看看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究竟是真是假。”兔子老爸可是从南方来的绅士，他说话总是那么文绉绉的。

不知不觉，兔子老爸就来到了那个荒废许久的菜园子。天色已经逐渐暗下来，不远处的那幢大砖房——就是小乔奇说的大房子——若



隐若现，显得格外孤单。从窗口往里张望，一片黑漆漆的，没有一丝灯光，显然没有人住。屋顶的木板都已经腐烂，有的甚至翘了起来，挂着的百叶窗摇摇欲坠。屋外的走道和车道上杂草丛生，哪怕是微风拂过，这些高高的枯草也会发出令人哆嗦的声响。眼下正值初春时节，万物生长，然而春天似乎不太情愿光顾这里，一片萧条。

想当年，兔子坡可是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哪——兔子老爸在心里默默念叨。整个山头都被青草所覆盖，郁郁葱葱，如同盖上了一块厚



实的地毯，那些苜蓿草^①尤其新鲜美味。菜园子更是繁茂，各种蔬菜果实五彩斑斓。兔子老爸、兔子老妈，还有他们那一大群孩子生活得可开心了，一家人和和美美，无比幸福。所有的小动物都过着无忧无虑的好日子。

那时住在这里的人家也都非常和善可亲。到了晚上，人类的孩子会和小动物们一起玩躲猫猫，一起嬉戏玩耍。每当看到臭鼬妈妈带着自己的孩子们排成一路纵队，然后郑重其事地穿过草坪时，这些人类的孩子就会开心地尖叫，兴奋不已。还有一只上了年纪的大胖狗，她可是一位有着西班牙血统的女士，虽然总是和土拨鼠们拌嘴，但她从没有真正吓唬或者伤害过任何小动物。事实上，有一次，这位胖狗女士还发现了一只迷路的小狐狸。心地善良的她收养了小狐狸，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孩子那样悉心照顾他，把他抚养大。嗯，这只小狐狸应该是现在灰狐狸的叔叔，还是爸爸来着？兔子老爸记不太清楚了，毕竟已经隔了那么长的时间。

接下来，噩运降临到兔子坡。那户善良的人家搬走了，紧接着搬进来的这户人家小气自私，整天无所事事，好吃懒做，从来不为他人着想。他们任由土地荒芜，菜园荒废。山坡上长满了漆树、野莓和有毒的葛草。讨人厌的杂草在原本绿油油的草坪上肆意乱窜。可是，就连这户懒惰的人家也在去年秋天搬走了，只留下空荡荡的房子和黑洞洞的窗子。等到隆冬时节暴风雨袭来时，这些百叶窗就会被吹得噼里啪啦作响，让人毛骨悚然。

^①苜蓿草又名幸运草、四叶草，是一种多年生开花植物。其中最著名的是作为牧草的紫花苜蓿，可以作为牲畜的饲料。



兔子老爸走过工具房，以前这里堆满了一袋袋的种子和鸡饲料，那些饥肠辘辘的田鼠总能找到些吃的。但是现在，这里已经废弃了好多年。在那些格外寒冷的冬天，小动物们早就把能找到的每一粒食物都搜刮殆尽。再也没有动物会到这里来了，因为现在这里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有。

草坪的另一头，饿得心发慌的土拨鼠波奇正在杂草丛中拼命扒拉，希望能找到些吃的来填饱肚子。他的皮毛不再像以前那般油光水滑，有些地方甚至开始脱毛，斑斑秃秃的。曾经的波奇可是兔子坡出了名的胖子啊，肥头大耳的，就连走起路来都是摇摇摆摆的。有一年秋天，波奇差点没法钻进冬眠的洞穴里，最后是硬挤进去的，因为他实在是太胖了。现在波奇正想方设法给自己补充营养呢。每次往嘴里塞满东西后，他就会抬起头来东张西望，发一顿牢骚，接着继续往嘴里塞吃的。所以你听到的尽是些断断续续的抱怨声——“看看这儿的草坪，”波奇低声嘟囔，“看看哪——吧唧吧唧（狼吞虎咽的吃食声）——竟然一片苜蓿叶子都没有。除了杂草之外，什么都没有——吧唧吧唧——新人家是时候搬来了——吧唧吧唧——早就该来了——”当兔子老爸彬彬有礼地向他问好时，波奇这才停止抱怨，直起身来。

“晚上好，波奇，晚上好。很高兴再次见到你。在如此宜人的春夜，见到你如此容光焕发，真是太令人开心了。我猜你一定度过了一个非常舒服的冬天吧。”兔子老爸说道。

“我不知道，”波奇仍然是低声嘟囔，“我没病没痛的，可是你瞧瞧，我已经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啦！怎么能够指望靠这种东西来给人增肥呢？”他厌恶地看着眼前这片坑坑洼洼、如同打了补丁一



般的草坪，还有那杂草遍布的田地。“上一户人家实在是太懒了，没错，他们就是一群懒虫。什么都不干，从来不种任何粮食，不关心任何人，任由这块地荒废，直至绿草枯烂。谢天谢地，他们总算是搬走了。我说，也是时候有新人家搬来了，他们早就该来啦。”

“我正想找你打听这事呢，”兔子老爸说道，“我听到了一些流言，说是可能就快有新人家搬来了，不知道你是否确切的消息呢？我们大家伙儿可都眼巴巴地盼着新人家搬来呢。到底有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这事是真的呢？还是说只是空穴来风，让人空欢喜一场啊？”

“空穴来风，空欢喜？”波奇有些糊涂了。他挠挠自己的耳朵，然后煞有介事地说道，“好吧，让我来一五一十地告诉你吧。我听说两三天前房地产商已经带人来看过这房子了，里里外外看了个遍。昨天，比利·赫奇，就是那个木匠，他来这里查看了房顶、工具房和鸡舍，还在纸上写写画画的。路易·科恩斯托克，就是那个泥水匠，他今天也来了，围着房外的旧石墙和那些快要倒塌的台阶转悠，敲敲打打的，他也在纸上写写画画了一通。我还听说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”波奇靠近兔子老爸，脚顿了顿地，神秘秘地继续说：“这件事真的很重要。我听说蒂姆·麦克格拉斯——你知道的，就是岔路口小屋里那个靠耕田种地过活的家伙——我听说他今天下午来看过这里的菜园子、草坪和北边的田地了，他也是写写画画的，琢磨了一番。现在你还觉得这只是空穴来风吗？”

“嗯，这一切可都是好兆头啊，”兔子老爸努力按捺住内心的兴奋之情，“看来铁定会有新人家搬来啦，而且所有迹象都表明他们会种蔬菜粮食。我们这儿真的太需要农夫了。等这些勤劳朴实的人们搬来，这里又将长满大片大片的蓝草了。”兔子老爸是土生土长的肯塔



基人，多年前才搬到兔子坡。可他对家乡，尤其是那儿的蓝草，念念不忘，逢人必提，兔子坡的其他居民早就听厌了。

“蓝草在这儿可长不好！”波奇立马打断了兔儿老爸的话，“在康涅狄格，蓝草压根儿就没法长好。我只要有一块种满苜蓿、梯牧草^①的地就心满意足啦。苜蓿，梯牧草，再有些茂盛的青草，加上一个菜园子。”说着说着，波奇的眼眶湿润了。“现在要是能有一些甜菜根，再来点绿豌豆和一嘴的马鞭草^②——”突然，波奇趴在稀疏的草地上号啕大哭起来。

兔子老爸的心情好了许多，他继续溜达。毕竟，过去的这几年里，日子过得确实太艰难了——很多老朋友都被迫背井离乡，离开了兔子坡；所有成家的儿女们也都搬到别处去了；兔子老妈成天愁眉不展，忧心忡忡。或许新来的这户人家能够带他们回到往日那种衣食无忧的好日子。

“晚上好，先生，祝你好运。”灰狐狸礼貌地向兔子老爸打招呼，“我知道新人家要搬来了。”

“也祝你晚上愉快，先生，”兔子老爸回应道，“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这个消息是真的，真令人开心啊。”

“我可得谢谢你，”灰狐狸继续说道，“谢谢你昨天晚上帮我把那些猎狗引开，我当时真的已经没有力气再和他们周旋了。这些日子，要在这里找到食物实在是太难了。我得跑到韦斯顿去才能抓到一

^①禾本科梯牧草属多年生疏丛型草本植物。株高80~110厘米，高者达120厘米。须根发达。

^②又名龙芽草，多年生草本植物。



只老母鸡，来来回回，足足折腾了八英里。那只老母鸡真不好对付，还那么沉，当那些猎狗跳出来挡住我的路时，我早就筋疲力尽了。你应付他们可真有一套。真是太感谢你的救命之恩了。”

“不用谢，我的孩子，别那么客气了。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。”兔子老爸说，“你也知道，我一直都很喜欢耍弄那些猎狗的，放马过来吧。话说在蓝草乡的时候——”

“是的，我知道，”灰狐狸忙不迭地打断了兔子老爸，“那些猎狗后来怎么样了？”

“哦，就是带他们在山谷里兜了一圈儿，穿过几个灌木丛，最后引他们撞上了吉姆·科里家的电篱笆。这群猎狗可真够蠢的。这么跑一趟，我就当是活动下筋骨罢了。话说在蓝草乡，那儿的猎狗们才是真正受过严格训练的。我还记得——”

“是的，我知道，”灰狐狸再一次打断了兔子老爸的话，钻进灌



木丛中，“不过还是要谢谢你。”

不远处，灰松鼠正在漫无目的地四处挖洞，可怜的他总是记不清自己把坚果埋哪儿了，更何况去年冬天，就连坚果都少得可怜。眼下，灰松鼠多么希望能挖出几颗坚果来充充饥啊。

“晚上好，先生，祝你好运，”兔子老爸向灰松鼠打招呼，“看来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好运气了。”他笑眯眯地看着地上一个又一个的空洞。“我的老朋友，请原谅我这么说，不过你的记性确实已经大不如前了啊。”

“我的记性一直都那么糟糕，”灰松鼠叹了口气，“我从来都记不清自己把东西埋哪儿了。”他停下来歇息了一会儿，望着整个山谷。“不过我仍能清楚地记得一些其他的事。你还记得以往的好日子吗？整个兔子坡都洋溢着幸福，住在这里的人善良勤劳。还记得每年到了圣诞节，孩子们为我们装扮的漂亮的圣诞树吗？就是那边那棵云杉，那时候还很小呢。树上挂满了小彩灯，还有专门为你们准备的胡萝卜、卷心菜叶和芹菜，给小鸟的种子和黄油（我也会蘸点儿来吃），还有给我们的坚果，各式各样的坚果——所有的东西都挂在枝头，实在是太诱人了。”

“我当然记得了，”兔子老爸说，“我敢肯定，那些美好的回忆



一定都珍藏在我们大家心中。让我们一起祈祷，希望即将搬来的这户新人家能让我们重新过上以往那种好日子吧。”

“新人家要搬来了？”灰松鼠赶紧向兔子老爸打听。

“到处都有这样的传言，而且最近种种迹象表明这件事很可能是真的。”

“太好了，”听到这样的好消息，灰松鼠立马来了精神，重新挖起洞来，“我还没听说这事呢，一直都忙着找我的坚果。瞧我这记性，恐怕是全世界最糟糕的了——”

田鼠威利飞快地跑到田垄的尽头，尖声吹着口哨。“鼯鼠！”他大声喊道，“鼯鼠，快点出来！新闻！特大新闻！”

盲眼鼯鼠从泥土里探出脑袋和肩膀来，他把脸转向威利，鼻子微微颤抖着。“好吧，威利，原来是你，”鼯鼠说，“什么事让你兴奋成这样？有什么特大新闻？”

“天大的好消息！”威利上气不接下气地嚷道，“哦，鼯鼠，多棒的消息啊！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件事。我们这里要来新人家啦！鼯鼠，新人家要来啦！就是那间大房子，要住进新人家了。大家都说他们会种点瓜果蔬菜。鼯鼠，这样一来，工具房里可能就会有种子，还有饲料。到时候种子和饲料就会从袋子的缝隙里漏出来，我们就能储存够整个冬天的食物，像夏天那样不用愁了。地窖里还会有暖气，我们可以直接在墙边打洞筑窝，温暖又舒适。或许他们还会种郁金香，鼯鼠，还有甜枣子和四萼齿草。天哪，现在如果能有一颗鲜嫩美味的郁金香球茎，我愿意拿任何东西去交换！”

“哦，又是那一套，”鼯鼠咯咯地笑了起来，“我就知道，我



负责在前面打洞，你就跟在后头，把那些球茎全给吃光了。对你来说，倒是很轻松啊。可我呢？到头来什么都没得到，得到的只有主人的责怪。”

“你怎么能这么说啊，鼹鼠，”威利听上去很受伤，“为什么？你这样说是不公平的。说真的，你知道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，一直那么相亲相爱。鼹鼠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？我真是没想到。”田鼠威利轻轻地抽泣起来。

鼹鼠笑出了声，用他那宽大而厚实的爪子拍了拍威利的背。“好啦，好啦，”鼹鼠忍俊不禁，“别总是那么敏感了，我只是和你开个玩笑罢了。没有你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过日子了。我怎么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呢？我怎么去看东西呢？每当我想看东西的时候，我都是



怎么跟你说的？”

威利抹了抹泪水，“你会说：‘威利，来当我的眼睛吧。’”

“没错！我就是这么说的，”鼹鼠开心地答道，“每次我说‘威利，来当我的眼睛吧。’你就会成为我的眼睛。你会告诉我那些东西长什么样，有多大，是什么颜色。每次你都描述得很详细，没人能比你做得更好了。”

威利不再伤心了：“如果有人设下捕鼠陷阱，或者在路边撒了毒药，我都会通知你的，不是吗？虽然很长时间没有人犁地了，可是假如有人开始耕地，我也会告诉你的，不是吗？”

“你当然会告诉我啦，”鼹鼠笑着说，“你当然会这么做。现在别再哭鼻子啦，谢谢你特意过来告诉我这个好消息，你可以安心离开了。现在虫子越来越少了，我得去寻找我的晚餐了。”说完，鼹鼠就钻回地里，继续挖起地道来。随着他不断前进，隆起的土堆也是蜿蜒蜿蜒，一直延伸到田地的另一头。威利一路小跑，敲着土垄嚷道：

“鼹鼠！等新人家搬来后，我会继续当你的眼睛。我会一五一十地把看到的一切都讲给你听。”

“你肯定会这么做的，”地里传来鼹鼠的声音，有些含糊不清，“你当然会的啦。我知道你有多么想吃郁金香球茎。”

臭鼬费威站在松树林边上，低头俯瞰大房子。林子里传来沙沙的声响，不一会儿，红鹿就出现在费威的身边。“晚上好，先生，祝你好运，”费威向红鹿招呼，“新人家要搬来了。”

“是的，我听说了，”红鹿回应道，“他们早就该搬来了。其实我受到的影响不是太大，我总是四处游荡。不过对于那些小动物而